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沈下賢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楘

謄録監生臣王叔愚

集部二

沈下賢集　　別集類一唐

提要

臣等謹案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本長安人而原序稱曰吴興人以從其郡望然李賀集有送亞之詩亦曰吴興才人怨春風又曰家在錢塘東復東則似真吴興人矣唐人里貫多錯互不得其真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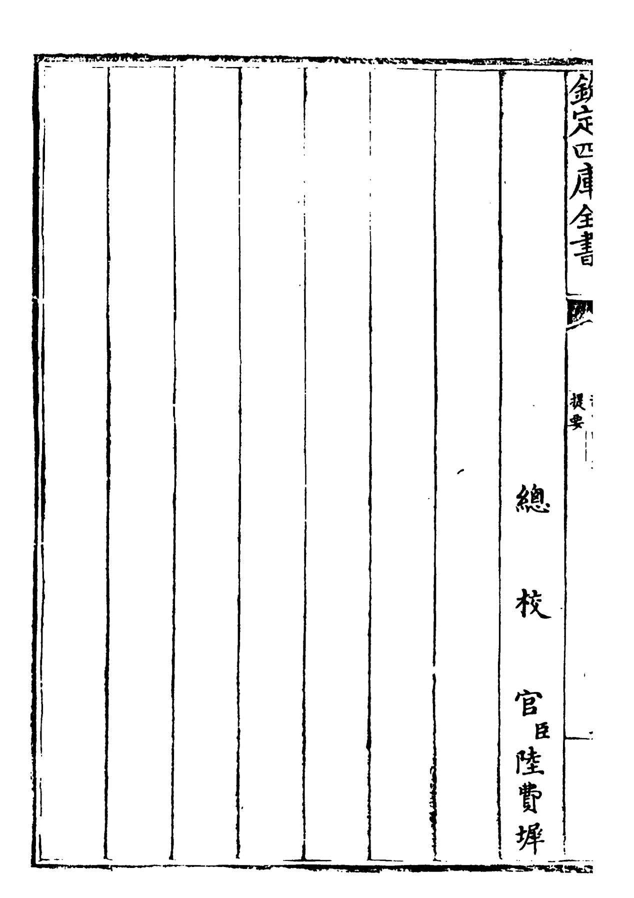
之詳也亞之登元和十年進士第太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爲判官耆罷亞之亦坐貶南康尉是集凡詩賦一卷雜文雜記一卷雜著二卷記二卷書二卷序一卷策文併對一卷碑文墓誌表一卷行狀祭文一卷杜牧李商隱集均有擬沈下賢詩則亞之固以詩名世而此集所載乃止十有八篇其文則務爲險崛在孫樵劉蛻之間觀其答學文僧請益

書謂陶器速售而易敗鍛金難售而經久送
韓靜畧序亟述韓愈之言蓋亦戛然自異者
也其中如秦夢記異夢録湘中怨解大抵譎
其本事託之寓言如唐人后土夫人傳之類
劉克莊後村詩話詆其名檢掃地王士禎池
北偶談亦謂其王邢鳳等事大抵近小說家
言考秦夢記異夢録二篇見太平廣記二百
八十二卷湘中怨解一篇見太平廣記二百

九十八卷均注曰出異聞集不云出亞之本集然則或亞之偶然戲筆為小說家所採後來編亞之集者又從小說摭入之非原本所舊有歟此本前有元祐丙寅重刻序不著姓名錢曾讀書敏求記乃稱為元祐丙申刻考元祐元年歲在丙寅至甲戌已改元紹聖中間不應有丙申蓋即此本而曾誤記寅為申又是集本十二卷曾記為二十卷亦誤倒其

文也池北偶談又記末有萬歴丙午徐𤊹跋此本無之而别有跋曰吴興文集十二卷義取艱深字多舛脱不可卒讀因從秦對巖先生借所藏季滄華抄本校閲一過題曰辛卯仲夏有小印曰邦采不知為誰然則此本校以季氏本季氏本鈔自錢氏宋刻其源流固大概可見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沈下賢集原序

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間韓柳唱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則吳興之文是巳公諱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歷聘藩鎮嘗游韓愈門李賀許其工為情語有窈窕之思其後杜牧李商隠俱有擬沈下賢詩則當時稱聲甚盛而存於今者既不盡見世之

所有復舛錯訛謬脫文漏句十有二三頃得善本再加校覈皆得其正惜其藏於篋笥不得好學之士共有觀繹因命工刊鏤以廣其傳元祐丙寅十月一日題

沈下賢集卷一

唐 沈亞之 撰

賦

夢遊仙賦

余昔一夢寓遊一方樂態甚適覺而作賦題之夢遊仙其詞曰

杳漠漠兮昇絶根雲轡九天兮越崇門星凌曉以浹白瀾咽澌於錦礫石榴笑而織娥喜閽導余而就將止龔

烈蕙之芳風送麗音於遼耳目悠邈而多適吾超超其樂此銀墉兮桂廂差瑶階兮上玉堂卷紅幕以發繡户中有人兮結清處語嫣延兮情綽擕命余蔭于蘭之厦迴穠顔以一顧鬱嫣眸而融冶烟津兮玉盤火桂兮炮鸞鼎娥司味和苦酸飆吹既調戛湘絃合我飲食兮樂吾後園乃稱詩曰白日低兮春塘滿紅華芳兮草芽短菱結帶兮荇含絲設遨遊兮導佳期又詩曰穠光醉兮昏綿綿焉與久樂萬年春留連兮其未央吐芳意於荃

言忽發寤以無覩魂迷念兮情牵既諒人生之皆夢孰云夕非而晝是馳詠想之悠悠兮軸吾情於萬里

柘枝舞賦 并序

往者某值宴於鄭衛之侯坐與客序樂作堂下行舞男女紛雜交貫率以百品而觀者盖瞍然既罷昇鼓堂上筵吹大奏命為柘枝舞則皆排目矢座客曰今自有土之樂舞堂上者唯胡部與馬而柘枝益肆于態誠足以賦其容也因顧余緒之以洗客念賦曰

昔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柘枝信其多妍兮命佳
人以繼態攄隆冠之繁珂兮披文纓于大帶踠閃舉以
揮猶兮拖旋襟之襜曳鶱遊思於情杳兮注光波于穠
睇顧巧度之無窮兮將多變而若雲揚厲唱於鼉鼓兮
儼蘭露之芳津汨傍俯以梟影兮蕩風蘘於橫茵愕兮
若鶩弛兮若嬾欵然連蛇翔然嫣偃婉振修袖以拋拂
兮翰纖肱以糅縮差重錦之華衣俟終歌而薄袒既而
抑倚昂拼蹈節振臂驅掟蹀以捉碎盡戎儀於弱媚見

孫律於武姓入西河之劔氣曲響未遒邊風襲吹聞代馬之清嘶發言禽於詠類客曰若此之狀也以鄭衛而前陳吾固知其將墜

古山水障賦 和史館陳學士作

挹清臣之嘉思兮信疎子以峭孤迴補籍之暇筆兮賦他山於遺圖擲琨瑤於吶口兮若含釆以咀蘭惟古工之包化兮啓羣峯於無間勢蹙巘以特起牙騰排而上干翠參差以玉立俱疎疎以攢攢於是須以長瀾森以怪

木瑟汩慄颸凄頫蕩燠浸平繚於楚澤冶妖韶於陽谷低靈横瞑兮陳半腹夢雨神雲兮澹而不歸怨擕惹乎巖曲縹蘚青籮兮事幽溢細澗綿流兮洄噴噎山之人兮夕忘寐而坐忘興帷紺枝兮帶黄蔦暖草被崖兮垂緑髮翺鸞翔翠相追征兮振錦紆繡錯以明兮啼羈酸雎裂喈吻兮颪呺穴怒寥而辭兮山中之木何凋榮兮

詩

虎丘山真娘墓

金釵淪匃壑茲地似花臺油壁何人值錢塘度曲哀翠餘長染柳香重欲薰梅但道行雲去應隨魂夢來

春詞酬元微之

黄鶯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桃美人手暖裁衣易片片輕花落剪刀

題候仙亭

新搆仙亭覆石壇雕梁峻宇入雲端嶺北嘯猿高枕聽湖南山色卷簾看

答殷堯藩贈罷涇原記室

勞君輟雅話聽說事疆場提筆從征虜飛書始伏羌河
流辭馬嶺節卧聽龍驤孤負平生劔空憐射斗光

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船示舍弟兼寄侯郎

客子去淮陽逶迤别夢長水關開夜鎖霧棹起雲涼烟
月期同賞風波忽異行隱山曾撼櫓轉瀨指遥檣蒲葉
剪刀緑筠筒楚粽香因書報司遠為我憶檀郎

别龎子肅

自爲應仙才丹砂錬幾迴山秋夢桂樹月曉憶瑤臺雨雪依巖避烟雲逐步開今朝龍仗去早晚鶴書來

春色滿皇州

何處春輝好偏宜在雍州花明夾城道柳暗曲江頭風軟遊絲重光融瑞氣浮鬬雞憐短草乳燕傍高樓繡轂盈香陌新泉溢御溝迴看日欲暮還騎似川流

宿白馬津寄冦立

客思聽蛩嗟秋懷似亂砂劔頭懸日影蠅鼻落燈花天

外歸鴻斷漳南别路睽聞君同旅舍幾得夢還家

汴州船行賦岸傍所見

古木曉蒼蒼秋林拂岸香露珠蟲網細金縷兎絲長秋浪時迴沫驚鱗乍觸航蓬烟拈綠線棘實綴紅囊亂穂搖罷尾出根掛鳳腸聊持一濯足誰道比滄浪

送文頡上人遊天台

露花浮翠瓦鮮思起芳叢此際斷客夢況復别志公既歷天台去言過赤城東莫訳人間事崎嶇塵土中

宿後自華陽行次昭應寄王直方

重歸能幾日物意早如春暖色先驪岫寒聲別雁摩川光如戲䌫帆態似翔雲為報東園蝶南枝日已曛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人

曾在蓬壺伴衆仙文章枝葉五雲邊幾時奉宴瑤臺下何日移榮玉砌前粲日裁霞假雨露凌寒送暖占風烟應笑強言河畔柳逢波隨浪逐張騫

送龎子肅

三年遊宦也迷津馬困長安九陌塵都作無成不歸去古來妻嫂笑蘇秦

西藩請謁廟

肅肅層城裏巍巍祖廟清聖恩覃布濩異域獻精誠冠蓋分行列戎夷辨姓名禮終齊百拜心潔表忠貞瑞靄千重色簫韶九奏聲仗移迎日轉旌動逐風輕體運威儀正年推俎豆盈不才慙聖澤空此望華纓

勤政樓下觀百官獻壽

御氣黃花節臨軒紫陌頭早陽生彩仗霽色入仙樓獻壽皆鴛鷺瞻天在冕旒菊罇開九日鳳歷啓千秋樂闋祥烟起杯酣瑞影收年年歌舞夕此地慶皇休

山出雲

片雲朝出岫孤色迥難親蓋小辭山早根輕觸石新飄揚經綠野明麗照青春拂樹疑舒葉臨江似結鱗從龍方有感捧日豈無因看助為霖去恩沾雨露均

曲江亭望慈恩杏花發

曲臺晴望好近接梵王家十畝開金地千株發杏花帶雲猶誤雪映日欲欺霞紫陌傳香遠紅泉落影斜園中春尚早亭上路非賖芳景偏堪賞其如積歲華

村居

無樹巢宿烏無酒共客醉月上蟬韻殘梧桐陰繞地獨出村舍門吟劇微風起蕭蕭蘆荻叢叫嘯如山鬼應緣我憔悴為我哭秋思

沈下賢集卷一

沈下賢集卷二

唐 沈亞之 撰

雜著

湘中怨解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為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寤今欲概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韋敖善撰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

曉月渡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有艷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于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居號曰氾人所誦楚人九歌招䰟九辯之書亦常擬其調賦為怨句其詞麗絶世莫有屬者因撰光風詞曰隆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緑兮淑華歸顧里英與處蕚兮潛重房以飾姿見稚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為衣醉融光兮渺渺瀰瀰迷千里兮涵湮湄晨陶陶兮暮熙熙舞

婀娜之穠條兮騁盈盈以披遲酡遊顏兮倡蔓卉縠流蒨電兮石髮髓旒生居貧氾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宫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為訣耳即相持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之曰情無垠兮靄靄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為綵樓高百餘尺其

上施緯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絃鼓吹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烟霓裙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嚬凄怨形類氾人舞而歌曰泝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裊緑裾荷拳拳兮情未舒匪同歸兮將馬如舞畢斂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朋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盖欲使南昭嗣烟中之志為偶倡也

文祝延 有引

文祝延之指其本禱祠閩人歌其質也閩侯居政民蔭
而安他日侯恙在體巷野之祈祠於神者皆以請侯益
憂焉後得閒而詞乃舒其俗以為言俚不足自道或謂
軍副者亞之能變風從律善闡物志因耆耋為請於是
與文以通其意且以古之得人者皆祝延之令復用延
命為篇目其詞二闋
閩山之杭杭兮水堋呑荒抱大兮香疊層騰氣清渾兮
朝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惠如水處端卓兮

赴下而忘鄙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兮叩謁
歸我民請兮期吉日顧聽誠兮陳所當侯臨我兮恩如
光照導兮天覆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失常
民縈憂兮心苦創飽我之飢兮侯由有榖神有澤兮宜
蔭沃賜侯之恙兮歸侯之多福羣畢勤之恭潔兮鑒貞
盟乎山竹

右一闋為祈

兕載吹兮音咿咿銅鐃呶兮呼眂睢樟之蓋兮麓下雲

垂幄兮烟為帷合吾民兮將安維吾侯之康兮樂欣肴盤列兮答神神擺漁篁兮降拂窣窣右侍伎兮左夫人態修邃兮佻眇調丹含瓊兮瑳去聲佳笑馨炮𦗅燔兮溢桉豆爵盎無虛兮菓摭雜佑秋雲清醉兮流融光巫裙旋兮覡袖翔瞪虛凝兮覽迴揚語神歡兮酒云央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搦寶轡千弭函絃兮森導騎吾何樂兮神軒維侯之康兮居遊自遂

右一闋為酬

為人撰乞巧文

和史館陳學士作

邯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祝織女作穿針戲取筍篁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為沈下賢攻文又能窈窕窈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撰為情語以導所欲詞曰

惟雲渚之晨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桂於姹月涖明淚之清露即何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聞司巧之多方妾修馨香以奉具竊獨溺於自私希靈娥之所付珂碧凝其異質兮韻隆虹於霾霽假文羽於孔雀兮而

使擅夫佳麗戴雲蟬之重綏兮塗鸞金於綺篗細綃縷
於藕腸兮差蓮跗以様齒命纖爪之蟲絲兮裊簷機之
夕綴是物之巧功善飾顧賜妾於針紉也葩萼鬱於濃
妍包多宜以善喜引纖吹於輕颸若將翔而復倚醉春
光之流景播清香於萬里霓烟出乎無間縹緲以斐
亹若披若曳兮擣平林兮橫曉水襲霽旦之繁芳兮因
隱映而增綺澹冉冉其影容世無隱以偕此是物之巧
容善態顧妾妾於態媚也短蒲狹淺兮曲溜溢鵁鶄鶡

雛兮引乳娣戲音清諧兮蕩演曳牽游裾之低凝兮蔓春心於淇裔枯寒勁幹兮憶棄葉擺風叫夜兮留爍雪流韻淒澁兮泱咿咽吟夢語之漣漣感霜鐘之流越是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妾于管絃也

祝槲木神文并序

讁掾秋病偃於漢之陽怳而夢鬼其形甚纖長股短胷薄頂無尻禿眉鎛吻嗜痔而饕誦視眹眹嚵氣羥臊揹人生寒栗肌捷毛及瘖怪歎以告筆吏扃曰斯癘鬼也

亞之曰癘鬼何端而侵我乎扃曰癘之為情惡倘倘而狎雎同丘為仇同惡扶依依邪傅影倒步側趨託舌附語以調淫巫今椽之為人體曠神虛樂態惡惡內曠外踈翱翔自儀舉止無虞不機不扃為所啁也無乃異乎亞之曰何以去斯患也吏曰扃閳之樠木之神其司郢土之陰可以酬而訴也願召巫用酒肴以寄詞為祝使其有愧必榜且戮椽無鬱也于是乃與撰為祝言一闋以道所惡其詞曰

傾江漢之長瀾兮淘晨雲於宿靄惟附巘之横峯兮寫甘灣之清泚閒橘木之留古神兮宅同麓之荒邱茹清明之靈英含端光而為體與千節及皎峭兮惡清明之闇靄粤客子之何羈兮啁我血於癘鬼癘鬼之狀草[illegible]樸樕蹴折兮蜍背棚横兮薑腹板聱(語虬反)兮薄頂而蛇顙颭挾兮赤臉而鼠目伺差池於隟情兮投怪言以禍福拒良藥於煩痰兮謗嘉肴而謂之毒衣(去聲)戾氣以為介兮避神丹之利鏃彼怪魅之朽險兮非神君兮孰能

以族洗身而為詞今望皇雾於樠木

雜記

沂水北一百里有峴曰將軍甚靈民置祠於路左享之不已將軍曾為五郡牧常姓名玄通因築城失主將意而斬之其屍數日不仆今有臺曰立屍臺西南有山為鞍山山北有闕謂之穆陵李師古不臣作鎮於此防遏不意元和初罷之西有沂山山有廟則東安公也沂州刺史每春自禱恩是山山有谷九十九所河分流曰沂

曰汶東注沂南流入青道沂州山東南有山曰太平山頂平可八九十里頃歳有冦曾居之山北十餘里有樹五檀也

秦夢記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槖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内史廖家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膝前席曰寡人欲强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悦遂試補中涓秦官也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

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聟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迎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鬒髮著偏細衣裝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祗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

之便館居之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沈郎
院雖備位下大夫縣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
吹簫必下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
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為秦
以女樂遺西戎戎主與廖水犀兩合亞之從廖得以獻
公主公主恱受嘗結裙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
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秦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
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

曰泣葵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
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
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
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
雜英滿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
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之
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卧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
入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

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髀拊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去為歌詞曰擊休舞恨滿烟光無處所淚如雨欲

擬著辭不成語金鳯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
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歸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
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
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窓紗檀點
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
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
花如雨淚燕脂竟别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已送吏
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别語未卒忽驚覺卧邸舍明

日亞之與友人崔九萬具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舍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槖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誌說如九萬云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沈下賢集卷二

沈下賢集卷三

唐 沈亞之 撰

雜著

夏平

夏之為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沠沙以阻河地當朔方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夭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為悖在陰為佷悖為不平者在上暴横而為也在下殘宼而

為也很為不平者在上敲感而為也在下憤激而為也元和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琳為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代之既至盡殺其屬將曲直者無别罪併俘其家姊弟妻子乃以其善貌擇而入其餘均賞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汚明年拜右衛李將軍愿為尚書出代演為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得平迺留意於察果得之即令曰天子愍不幸久而命四方為政執事觀察之夫楊琳叛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止

又不能即死制已在人今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汙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是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吏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尚書愿迺以畜馬為則訓得所虜者相當其直其人皆死志積冤憤既出即豁其所蓄道路吁聲四逸有感憤不勝於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踊退而變為喜而舞謡其德其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改旬而後已是則條理其政如此其氣復為悖邪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皆流沙

屬民皆雜虜虜之多曰党項相聚為落於野曰部落其所業無農桑事事畜馬牛羊橐駝廣德元中其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能氣不等因聚黨為兵相伐强者有其馬牛羊橐駝其後支屬更酬殺輾轉六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為常華迫貸馬牛羊橐駝者貸已輒以壯騎從捷道伺險擊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尚書公既按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令曰令盟已敢有叛者滅之其後有人貸得一馬厚價善氣駭而逸亡

其所就月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老乃相
與執而詰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
故亡馬者復得之是則整頓其槩如此其氣復能為佷
耶夫政之不明則平不得施於氣笑色語法之不清則
平不得信於市貨理化昔者周公之為政處於相則天
下平處於東則一方平今夏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
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籍所以于篇以明善理云
爾

旌故平盧軍節士

郭昈郭航本不同俗家皆家平盧軍昈父珍岑舉進士與權臯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聞其强矣昈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為吏部尚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即罷選歸而亦為師古所辟昈與故勃海人高鉥為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鉥昈為從事有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萬人北渡河屯太

原以為顧望鉥盱相與議語謂燕蔡之俟初封欲令師道先之為朝省以樹大功乃說曰傭有操鋤為人治稼者能勤穀滅稂歲得均穡至於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辮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腹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矣此借言于家人尚爾況傭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傭方責其專田君俟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盡

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雖孱孫亦終不奪豈不偉哉夫舉食於人當飢渴之望也一飯千金未足者不能十金及飫而進於前雖海陸備鼎顧與糠粃齒尚何所酬願君侯省之無為人後事將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者以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横谷奮睛以拏怒掉尾以倚嘯厭食於熊豕麏麚之肉及棄其所長而欲弭耳委首以待餧是知命縣于執者之手雖麏兒得以狎而搏雖欲申

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捨自食而就待餧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為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大悔遂殺高鈢而旴以能善人左右開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鄗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吏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有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悖乃陰為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艱四境出入者月餘旴乃為練繒書緘之絮帑如顆遣航持詣彭城

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宗人運為武寧虞候都使始航欲舍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賔府見郭行餘因曰航母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喜悅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郭盻為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船浮海萊淄之上此時海

不備所處皆罪人讁吏無所與豎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為非盱書疑師道為之以相詿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迴遠凡數千里乃及盱所處未見盱且為師道所召既行與盱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盱聞之幾自引死航令萊人嘗以氣敢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縻絡敢士故航在召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謂知

前謀竟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滑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近最近賊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日急晤晤亦為師道所篤乃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為滑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釴以前著跡追為尚書盖言寵之卯得

以外郎爲滑從事詔令行餘爲記室行餘與盻會於河關之間盻謂行餘曰盻前者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盻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余與李褒劉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盻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于史氏云

萬勝岡新城錄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丘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李將軍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為戰矣八月乙巳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又折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罔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難使寇聞之必襲

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旦夕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為數堵之垣以禦暴矢耳諸將數竒將軍言歸而亟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還至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既已幸周繚之善也他將恥其功之不類乃復興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出牛酒而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瘠瀉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為

也顧為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壊吾為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去聲氣色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為患矣築者皆悅復爭為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力也既周且厚始謂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寇雖蚩尤寧敢犯吾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耶吾黨亦魁醜其畀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具明日寇果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俱張喉高言指城

上曰為我曹敬謝將軍託辭而去諸將盡伏寇亦以王賢董重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簇岡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攻寇寇延退數里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延退間拔其羸老先復令軍中曰皆坐賊之後見官幟有引渡者以為兵急俱還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

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存亮為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轂至賊麾下斬其將王賢繼轉鬬而歸十一年夏高霞寓敗於隋唐既謫盡發其卒屬陳秋捕得寇兵盡罷南境之備俱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其堡聚三十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萬户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為將軍息

於戰或發其語而容亦有來語於將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為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我非也夫鋤深根者必利其鍤乃吾之部多吳楚畊販之人長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其生矣恇恇如偷兒其遊翔之羣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即爭為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是於谿谷之間與寇決鬬譬由畜㹠之禦窮狼寧有所抗盖居之嚴城以固其意令旦暮從壁上望

見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語之以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職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為分合圓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曰自建中於今淮夷三叛其閒矣雖蒙赦令然未嘗斯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兄教其弟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

名聞天下固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屯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淮江之間郡邑之人畊桑自力輸轉相屬曾不為冦虞此將軍之功也以强計毅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為百全之基驅貊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即萬一有不如將軍之指東土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已熟於計久矣然吾昔甞仕於河塞十有餘年公若僂之亡伸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悞使

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指以死効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為之馳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僵蹶哉如有縱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撻賤之棄馬得延頸跪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蔟收之下矚賊壘分銖皆察及日中天風西猛起折幹迴幟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不利邪願屯兵堡史蔟以伺之中貴人曰某

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為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盧宣之軍居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避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聞盧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亡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西行數十里因與盧宣之軍相棄盧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鬬遂死其將曹推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數百人寧武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

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某客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魏滑分河錄九年冬為節帥薛公作

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匏子堤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流西南行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河之事言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帥以其功尚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經地而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於滑而春秋堤防不為固此將軍所

明知也竊以黎陽西南其洄壖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
願決一派於斯幸分其威耳今秋雨連久不問洛滑以
西雄川峻谷暴發之水争怒以走會即河勢日夜以壯
恐一旦城郭無賴謹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
民吏請曰患難近也況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
許移於巳哉帥曰民前聽所語是黎陽與滑居帝土否
耶設人有不幸於水火而望及於四海道路之人凡見
其苦即為舉手寧皆有戚者夫全大以棄細順理也

且滑壁數萬人民不安業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之地為専惜乎頋桑麻五穀之出不能振百户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尚不足愛況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趨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可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間流二十里復會於河其壖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援地滑帥令陳酒樂與浮河新渠是日亞之以客得與故悉其事於兩帥之賓

學解嘲對

客有以今廩食之不通充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逸近以爲問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之昔漢徙山東豪富兼併之家以奉園邑凡百二十四萬户又有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虜以國衆來歸者仰給於漢未聞嘗俟輓於吳越而復給也今以三十千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越險覆舡敗軏不得十半自漕以東督稭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百數歲費錢十

千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姦鞭榜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仁聖之所以牧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於靈武及二駕神遊代宗臨陜關中流離羸斗一轠當市錢二百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入人於禍誠可以痛今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為貢重資於農則耕稼自勸耕稼自勸甸服無曠土遊人矣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儲又何勞輸輓於遠

哉客曰敬聞其旨

沈下賢集卷三

沈下賢集卷四

唐 沈亞之 撰

雜著

異夢録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坐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得記其異請語之客曰願備聽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

康里南以錢百萬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裝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紳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宇下焉有自耶鳳曰願示其書之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

從東廡下几上取綵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衣空換九秋霜鳳卒詩請曰何謂弓彎曰妾傳年父母使教妾為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狀以視鳳既罷美人泣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賜須臾間竟去鳳亦覺昏然忘有記鳳更衣於襟袖得其詞驚䀹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此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郡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

功蘇滌皆嘆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録明日客有後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邵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笳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詩曰西望吳王國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寤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諠鳥録

貢籍中有鳥諠名著生商山始以諠聞商之貢來者云能搏擊雀鷃以為天子後宮遨戲貴幸宜進此以具樂後宮亦相尚竒飾之以絲絲合縷為足縈垂綏以絳繒衣尾加鳴金摵如珮又揹習其捷便揹熟得如意後宮從上所遨幸者誇翫無厭春縱去秋輒復貢來諠鳥性與他禽不類色縹綠而文頸形大小類鷗而意氣狀貌復不類往往髙林大木間同巢者累數百其春乳當為

食者還飼即先稚或疾無別已兒也秋羅人捕貢設羅有誤中者即羣衆相號呼若不忍去爭投下集羅以如是故誼鳥無他名沈子曰余幼過商山熟誼鳥事於其宿老今余適藍田郵夫唱傳曰誼鳥貢余初喜其以誼蒙幸則生為梟獍者遠遁而愧死其餘賊暴侵凌之類期不得自性矣及聞其用材則不然使移其心從搏擊者伍備娛一旦之游而誼無所與何其失職也夫何其失職也夫

李紳傳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能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脇

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為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錡内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揺紙下扎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錢盡紙錡怒駡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刄令易

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御史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賸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迹未及稱且紳藏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為擊毬鬭雞戲魏市有爭財鬭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材留屬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户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望嬰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户嬰還妻開户納嬰以裾蔽燕燕畢脊步就蔽轉匿户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

刀近嬰醉且瞑燕揩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

斷其妻頸遂巾明旦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出自白嬰

鄰以為真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

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而

安得獨存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

人罪莫有辯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扑者數十人

將嬰就市看者圜面千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

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自言

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贊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叙誼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而爲余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語余以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誼白不辜真古豪矣

郭常傳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德信饒江其南導自閩

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於饒者病且亟歷請他醫莫能治請常常為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開然後輔以奇藥誡曰第禀慮塊居月餘估稱愈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為寡與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吾之功不能損千錢而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内人以常為詐而責常常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希售推買計量於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

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悋欝悒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六府方憊復有悒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救奈何彼方有苦時知我能治而告我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是獨不畏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後學之徒未聞明好惡也豈其言之憤不足畏耶今世或為邦有土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飢民之食以資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恥是亦不仁甚矣

終無有惡者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于當時哉

喜子傳

喜子者飢年女子小字也且困時嘗活於估人劉承家女使喜子為人惠口而柔顔承載與往來襄閩楚越之間常之閩納貨與息客雜居閩市中有韋生者居比屋與承喜子旦夕交候言韋動悦喜子而承顧頗喜酒多亡故韋生得縱語靡曼喜子既拒韋益欲淫之會承欲北舟向利韋思得與偕及圖假載於承承曰諾且承因

匿貨坐抵禁繫公室韋獨得與喜子在舟因賂傍者教以語云承得死罪事其財妾奴婢當輸入度終不能脫矣不如以財亡韋語達喜子喜子立謀自殺即夜就溺人相與出之幾死及蘇復與言然知其妄乃已自是各去其後不復相聞事在元和四年終衛人程生為之說贊曰吾聞程生云喜子之事至死不變亦可謂烈嗚呼狐死正丘首而喜子之仁也

沈下賢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沈下賢集卷五至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錄監生臣王叔愚

沈下賢集卷五

唐 沈亞之 撰

記

河中府叅軍廳記

國朝設官無髙畀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叅軍焉覯其意盖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出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髙下則以五府六雅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

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馬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亦獨叅軍馬長慶二年余客蒲河中城某叅軍某族世皆清胄又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余記職官之本於其署

歌者葉記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即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裒然然韓娥亦能使逶迤之聲環

梁而游凝塵奮飛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悲亦能為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為新聲亦云能感動人至唐貞元元年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恭下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無等後為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弦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初秩寧宜厚蓄

以自封耶遂大置賔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有所恡他日莒宴賔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即乘小車詣莒莒且酣為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緑腰俱矚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眙是日歸莒莒沈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禁中葉為人潔峭自處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會與公賔舍於郵在莒隣夜

聞其歌有一人坐泣甚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為之是欲吾不得自任耳明旦問其狀乃葉為也後莒復從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逝矣自趙壁李元馮世稱為知音之尤皆擅鼓弦及為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于後世云

閬城開新池記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池為遊舟娛席之地而娉花媚竹散生㰞華故酒笑酣視之晨而佳思莫極矣高平公牧察之余乃經度隟空之所因畀汙塹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羣山左右瀉影浮秀者輳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者亞之疾閒公延護軍及從事綎工吹師裾袖之曹游池而酒既坐謂軍副亞之曰吾疎汙隟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遞輪足給以為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

副亞之不敢讓遂執卮俯船祭酒於其流因祝且詞曰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波流巳大有神爲宰環塘縈縈爲公藻鏡新池泱泱與地興禪嘉鯉鮐魴於水息昌噞鰗嘘呥即水與死翡翠鵁鶄浴溪眠晴辛蒲翦翦扇荷拏孥時未云來勞思乃馨柘槿紺竹滲縮醞沃延榮接姿以水爲祿輔佑堙隍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考兮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復再拜跪卮奉壽于公前公大喜還列就坐以酒以歌日入而

起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戰國南北書史言故世諸豪爭據於壽春或兵至百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為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窟叛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為東塞矣為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之官焉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為之九年秋蔡州叛壽春守令狐通引兵屯霍丘副使得孱卒百餘人

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千餘人盡虜民男女焚壊邑室而去郡中驚駭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壽春其地塹水四絡南有淠西遮淮頼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迴為西流環乱而濬入于淮此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民能棄其業西流即為蓬徙塵走耳安與國是為利耶乃出家奴與民户一丁但為水工決安豐巳南陂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如澤以故居民流心稍稍復定時馬塘鄧家城既陷霍丘方

畏寇來其虛復飛語謡以惑其俗耶狐死首丘井閭多傳言之耆老曰果不能守是堡矣守聞之益恐遂棄其城亡歸是日霍丘焚行來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卒捍闗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晝受即晝復之今守獨入而卒露無為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則禍成矣或幸止於郵平明闢闗介士陳兵夾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軍

代將軍西出强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留事明年陟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盩厔縣丞廳記

盩厔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沮渭短長之補與山而近其野半為澤故鼠倚牆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于稼說者以為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限古為艱理時

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恥不忘遂籍民人田為五柞長楊矣今又從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於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圃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募民豪農頗書名買横縱急以自藪匿民冒名欺偷浮詐相樛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莫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正以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

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於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闗中者也由此漕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物多遊利鹽鐵之臣亦署致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榷庶貨而部貢之吏盡令

鹽鐵諸官校遣之疾徐用賞伐大梁彭城控西河皆屯兵居卒食出官田而畝畝頗夾河與之俱東抑澤河流水溫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為之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緜緜不能通槁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艫曝滯相望其間歲以為常而木文多敗裂自四月至七月舟傭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為鹽鐵官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欲以為救而乃與揚子留後議之曰自閩越以西百郡所貢轃

輓皆出是以炎天累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篙公諸傭盡出所儲不能振十半之食只益姦偷耳幾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敖之倉列于所便以造出入計無憂也正月河冰始泮盡發所蓄而西六月之前虛廩以待東之至者矣如此則役者逸而獘何從生哉議定即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泗上卑濕無堪地遂剏庾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窘促令鹽鐵所輓皆趨偃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舂吏計舂其

工人曰舂材必櫟若榆吏欲令公就山林蓟市之稼曰天火方焚曰將燋萬方當頃刻之間雖得槃檝之器奮濁汙之波百夫汲而揚之立足滅患如曰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柘桂之杓致滂沱之流操以救之彼言而後謀則然灰尚不可望而况全者今縣軍十萬旦暮不賑其為急也間不容釐今待汝訪山求材然後用何異乎柘杓滂流之語耶其倉材蓟之餘大可以為臼小可以為杵長可以為杵之梁薄可以為腔樞夾峙促命裁之

即日而舂成百具其餘來與吏分辦之先以家奴就役次及郡吏各有差所舂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而西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崗夜多相掠奪吏驚恐號呼而鹽鐵貨帛十餘萬兩囊之於布緘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尺乃內倉中不能盈一敖其餘皆蔭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悉論善濟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華州新葺設廳記

今天下邦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謙無別位顧几硯與餼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間寧地勢之要為守者無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為守未滿歲郡中既治因窺其庶屋可攻者乃先問其吏曰政之為困何始也吏曰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遷以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屢更其所政之為困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几硯之廬處宜其嚴也今朝徹而暮置事之者既

勞固以慢矣而況酒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諸隆詼謾摇笑譏左右侍立或銜哂壞容不可罪也夫狎久則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宇一構于正寢西南隅塹其外數步土基之飾故材以蓧用垢者磨其淄弱者承其輕決流於其所以便塗者補棟續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湄隨而比矣嗟乎轉庑為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甲子吳興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隴州刺史廳記

昔制戎於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處內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為重地必拔其良能當時之務其難者不過理寵門大家之田園陂池而已觀昇平之基其須賢如此今自上邽清水已西六鎮五十郡既失地地為戎田城為戎固人為戎奴婢頗隴涇鹽靈皆列為極塞而隴益為國路凡戎使往來者必出此視其守由主人也而言語威儀豈容易而處近世者朝之

命守殆未能注意耳今清河崔公承寵世仕安西軍司
馬公生長於戎然而神性傑異行賢智之路頗通諸書
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而國中之士知而仰者無幾人
近歲西戎累犯塞前年今上即位欲以姻交北虜以輔
中國上書言兩蕃之事天子覽書以為必能同戎夷之
情故命使之今年拜守隴州拜之日朝之卿咸謂隴之
得賢為賀居郡而戎來者必憚愛而去嗚呼何向之命
守未能注意而今之悟得其人賢何向之知者無而今

之稱者盈朝豈一郡之事有時而理耶一郡之人有時而幸耶智者之道有時而用耶長慶初余西視戎至於隴下聞郡人之所美故列署而刻記焉

沈下賢集卷五

沈下賢集卷六

唐 沈亞之 撰

記

櫟陽縣丞小廳記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於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遺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尉簿

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賔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
俟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
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
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賔不能加
也然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
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
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乗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鄉
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乗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

官客子俱湊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城當公主降匈奴使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宫貴御行餞於道侍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承奉供具以不能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辨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夏其為稀耳我且與理一署使其密温禮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忿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之窮罄雖勇寒猛餒必抱愧自餮於所饗嗟乎隆否之跡由夫履

也其構在公堂之左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覆厦於南陲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解縣令廳壁記

國家誅叛以來於今十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榷之法居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鹽田居解邑下歳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貿皆天子豪商猾估而奸吏踵起則解之為縣益不能等於他縣矣鹽田主官用郎吏其佐賦下不出御史操法

繩縻十九闗於縣令而不得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為令與尤悔日爭焉茍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横令令者余之從祖也且滿歳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于公堂便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著一作書

櫟陽兵法尉廳記

尉之曹兵法居末兵法之任在天下郡首長之臣且難其理而況職之在尉乎櫟陽其瘠沃相半豪戶寒農之居三分以計而豪有二馬其父子昆弟皆卒名南北東西軍團衛雜𦍒之恃或籍書從事星臺藥局織館雕坊禽兒膳者之附而又勝女拏反據為之盤絡是多類者非獨不得為縣民之衆馭之而已亦且馮緣蔓橫以業吞漁獄之所操動繫於此而禁局强曹垂拳於前援者持符以解之固能移情以二法使終決不必理從高綴下

相承而邪而不能竟者尤還於尉其受役唯單產孱民月徵之一人輸徑宮門至於内廡遞漏嚴夜給事諸主家及園池大廏皆校尉遺之豈尉之無慮也永貞前諸職自進士而得尉而昇班者十六七他入之尉而昇者百一二是尉皆摩心清視以事察決用以此自價朝之未以此市若是今雖統曹不能强尉於無當近世恩臣負幸惡其踵進自致即白上約下以為尉未足拜且塞嚳排能使昇班之恩必有自令視尉之風益賤而今益

輕矣由覲為尉者俛俛自度民之呑者肆其懲弱者甘其困姦者隟其欺邑是者畏其為尤屬而決之其兵法之源使無撓濁其易乎哉其易乎哉古者盤盂有書盡誡其當器受量不陷也鐘磬必銘㽬其全聲有待也鑄鼎記刑子產之為也尉也兵法之曹類此不復矣敢不有記故附署而屬誡焉

移佛記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

將徙故佛像歸復於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由於

亞之而求詳録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於東域中

者其教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又曰世尊

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模其形焉像

其真與衆瞻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鐵以

為之合土木以為之堅之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後

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數體有為尊而坐者有為卑而

拱立者有跪而如受教諭者有執樂而弦者吹者有具

其形怪荷戈而勉强者有瞋目叱吒者摸鬼神焉此為像之外者也其性之吉為戒慎正邪去惡為濟渡力道盲聾瞽沈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誼慈恵然此為像之内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為福則福應為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吉或由是舉域大敬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八百餘年矣其間亦時神怪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之稱者無何水火災生民流沈溺於是邦其寺之佛事早而拱立者跪如受

教諭者執樂而弦者吹者衛而荷戈叱咤者皆毀也散其宇皆落唯尊而坐者獨巋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莊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誡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誡而敬順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誼不舒信于人久矣而皆以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焉今余因長老請余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所以意者欲使羣生隨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其性惠見其內像而內覺發其心而能至

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變而外覺反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精觕其内外之像以陳之

謫掾江齋記

謫掾沈亞之廨居負江方葦為墻正於隄防之下堂序四闢巽隅道門雖心風奔怒鷗瀁鷺滐顧簷廡之間而拏緒不發方署即盡提枕簟假庥於弗域之中雖淄衣煩厭乃陽為不省也一日謀解其西廂將面水以敞之而筆吏王局前語之曰掾俸簞而食或不能給尚能及

堂室之為乎且廨宇非久託即更之得不為尤乎况葦茅之葺輕弱易腐人人動歷歲時寧任再滿所用直使鑿裝併食以為之無所顧則郢壞阜磔而澤遊木生多不能材漢流聳急束栰寡止縱有必修巨重價又不當是用曷若無易其故與亞之曰誠爾也然則吾以為肝者膽附庸其中為棲魂之館故能專視而佐意隨姿而起情令漢流右吾之居不過數步壅擁之患不得日覩由隣顔冉而不親其徳也吾何能薄其實而厚其浮哉

遂召工人庸人茅塗之者與寄之磨淄洗故得充用者十五太守聞之與其薪十四其餘則搜剪補輔然後配材就構雖紅短不妥各輻湊以任一棟七桯助枑楣二桶覆厦狹廡重左而單右若翅之將翔然焦旗竹彗分植叢列為幕風篩月之餌方檻短折面江虛波炳嶂委霞影對絲紅碧幟拾奔給于所矚遠邇高卑龍苦交黨為宵清曉爽之借暴陰色蒸雷扇蹈震神治鼓熖如金縆騰槮趠綠珬千聿切為颭燭揮鍇之駭翕然頹雲若然

漏矐倏閃態狀若笑若怒相為端緒馮坐之中足以自
廣時大和五年五月十九日也

杭州場壁記

國家始以輸邊事塞不足於用遂以鹽鐵榷估為助使
吏分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為院鹽場之署以
差高下之等顧杭州雖一場耳然則南派巨流走閩禺
甌越之賓貨而鹽魚大估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
萬千計近歲淮河之間頗聞其費自是汲利之官益重

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崔稜為揚子留後使聞其行遂邀署之既到滿歲利榷大登吏無敢怠與其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茍故用是記焉

復戒業寺記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鄆言能改作便民當有緇衣還寺戒業民不便鄆復之初蒲冦李懷光既虜其屬將收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圜朝邑室廬皆殘燼寺

守益毁其後緇衣以為居近郭苦遊賓乃聚黨與謀遷之西堈縈垣侵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隴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鄆為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為助故尉終不能制日縱其徒於民間為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爭相率以奉所欲顧畏巳後耳及鄆為令乃元和七年也明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誼以無害故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堈之上侵社地壞丘隴夫社國之

尊祭也丘塜人之反本也今而曹自爲其居侵壊之是寧無害耶某昔爭之不得身常慄慄抱痛顧得自効以快意今能亟復之幸善不能亦且論繫矣民聞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年余東適邯鄲走蒲闗朝邑令爲具旣酣前奉酒於余因請以其事次于文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渭水東附河輸流委迤於帝垣之後倚垣而跨爲梁者三名分中東西天廪居最東内淮江之粟而羣曹百衛

於是仰給唯平輕重之准爲難即主官不職其咎何如哉長慶中得儒臣杜生以行御史主之能謹法整吏絶輕重出入之尤明量信敘無先貴後賤之弊故官曹士衞之所仰給者如取之家食馬居再歲加爲外郎因揩其署曰夫渭津傍控甸邑諸陵道左輔出入河東藩而公賓遊士過必臨我我儒世家也宜飾宇俟賢以誡其敬今公齋陋冗無足爲禮於是盡去之募市其傑棟巨楹文梁勁桷既已具構顧其中可敘百榻而儒良至者

必與講談其道隨其能否而梯級之得久留其下者雖孱車敝衣則名日彰矣今觀渭津之瓶開署守為嚴虛廣敞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其胷中之曠大乎

沈下賢集卷六